

未了年会

昙花一现却美了一生

◎吴晓春

中师，昙花一现却美了一生。
昙花一现美不美？
她像月亮，你说美不美？
那么，月亮又是什么？
月亮就是昙花一现。

那她在哪里？

在一些人的手心，流水一样。

月光清冷地折射着那个年代，一些人被赋予了特殊的代名词，那就是中师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需要大量师资力量去填充全国各地中小学校，于是初中毕业生进入师范就读，三年或者四年学制，毕业后分配到各地中小学任教。就这样，中师与中师生应运而生，拉开了特定年华里三尺讲台耕耘一辈子的序幕。在漫长的教育长河中，虽然如昙花一现便离场而去，但在月亮的记忆中，却像流水一样，美了一生。

千年以前，孔子宛如月亮来到人间一般，把师者的清辉遍撒了山河湖海。如此漫漫长路，碾过多少历史的年轮，而中师，却只停留了一刹那。二十载左右的光阴，在国家教育发展稳定之后，中师政策就被取消了。可是，祖国不会忘记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2000年初，全国共有四百多万名优秀的初中毕业生考入中等师范学校，成为一名中师生，并且义无反顾地投身乡村教育第一线，撑起了当年中国乡村教育的半壁江山。

陈子昂诗云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”这正是中师生最好的写照。曾经意气风发，曾经为了梦想而手执洁白的粉笔，曾经把汗水和泪水留在了乡村的净土，曾经年少不再，曾经把最美的青春扎根在最需要的地方，因此，曾经的中师生，曾经空前绝后的年代，是岁月中映着月光缓缓而逝的流水。

最年轻的中师生，现已经两鬓生了华发。在逐渐老去的容颜中，是默默无闻付出中透露着的一种坚韧。特定的中师教育，决定了他们的入学年龄在十四五岁，毕业年龄也不过十七八岁。青春的定格，似乎只是个梦，也似乎是埋没了更美好的远方，然而，中师生做到了一生只为一事来，把最美的年华交给了基层教育。

当年，考上中师意味深长。那是一个标志，预示着一个人端上了铁饭碗，那是年轻人普遍的愿望和梦想。因此，中师成为了比考大学难度更大的考试，才华出众的优秀学子铺开了基层教育的光明大道。他们作出选择，或许是出于某种美好的情操，可事实更倾向于一张稳定的饭票，中师生中的许多人，把一生都献给了基层教育。回顾往事，其中一些人难免会有失落感，慨叹当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放弃了更高的追求，然而，他们用一生书写了无怨无悔，以众人眼中高于寻常的才华和素养撑起了教育金字塔最稳固的基层，从而赢得人们最尊重的敬意。

月亮很美，却始终握不在手心。她的美让人永远无法忘怀，却如昙花一般，只一现。

那颗六盘明珠，曾以自己的美丽照亮了西海固，她，就是宁夏固原民族师范学校。宁夏固原民族师范学校前身为固原师范学

编年

点燃心中一盏灯

◎吴晓春

校，作为那个年代的中师生，那段时光无疑是桃花源记一般的日子，朴素的校园、朴素的教室、朴素的同学，有着朴素的感情、朴素的未来，朴素的青春。

那时候，中师学校课程设置主要针对中小学教育，但音乐美术一样也不少。十几岁的年纪，有着最美好的向往，恋爱也是青涩的。记得有一个女同学，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同学，就给他织了一件毛衣，而那个男同学，在三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，竟然还穿着那件朴素的毛衣。那时候的中师生不太懂爱情，却可以把多余的饭票给喜欢的人，为了暗恋的女生去学口琴、吹笛子，或者在校园的凉亭拉手风琴，然而，他们不会为了一个世俗的目的去喜欢一个人。

西海固的中师音乐课堂，曾经有过一位潇洒的蒙古族汉子，后来他的《天堂》和《蒙古人》唱红了大江南北，他就是腾格尔。或许曾经失意，但才华横溢的他最终完成了音乐梦想。宁静的西海固，吹来的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记忆的小西湖和东岳山，那个朴素的年代，同学们出去游玩更注重的是和谁一起玩。泛舟小西湖，带来的欢乐如同身处三月的江南；攀登东岳山，那黄土山丘赋予的厚重却是人生的底色。

2000年，由于教育体制改革，宁夏固原民族师范学校与固原一中合并，淡出了历史、完成了使命。然而，她所培养的中师生却不忘初心，在西海固的教育领域绽放着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荣光。

月亮到底有多美？像极了昙花一现。

“你跋涉了许多路，总是围绕大山。吃了很多苦，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。坚守才有希望，这是你的信念。三十六年，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，花白了你的麻花辫。”这是那一年感动中国给予乡村教师支月英的颁奖词，朴素的语言，却生动地讲述了她在乡村教育岗位上的执着与坚守。我没见过比月亮更美的花，也没见过比昙花更美的光，但我想，把简单做到纯粹，就是最美，就像许许多多扎根基层教育的中师生，一生只为一事来。

昙花一现，为何就升华到了一生一事？

其实，这里面有个典故。昙花一现，只为韦陀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清幽美丽的花神，四季都开着轻盈的洁白的小花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悉心照顾着花神，慢慢地，彼此相爱了。佛祖得知后大怒，决心拆散这对鸳鸯。于是，小伙子被送到山上习佛，法号韦陀，禅意忘却前尘，而花神被贬做昙花。光阴荏苒，韦陀潜心习佛，真的忘了花神。而花神却怎么也忘不了韦陀。每年暮春，韦陀总要下山来采集朝露煎茶，所以昙花就等待整整一年，选择在那个时候绽放一瞬间。她希望韦陀回眸，能想起她。可是，千百年过去了，终究没有如愿。或许还要经过很久很久。然而，那为韦陀盛开了几千年的小小昙花，无怨无悔。

中师，就是手心里流动的水，月下飘香的一现昙花。

吴晓春 90后，固原市作协会员，毕业于宁夏医科大学。大学期间，多次荣获校团委征文比赛一等奖，曾荣获宁夏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图文大赛最佳创意奖，部分作品散见于《固原日报》《新消息报》《六盘山》等报刊杂志。



上世纪 80 年代末，固原民族师范校园留影。

月亮、梅花、冬雪，这些正大光明的美丽，都只是心中燃起的一盏灯，在烛火一脉残存的极寒大地上，照亮了春暖花开。就像旧历的年，你以为你忘记了的岁月，却在经年以后的月光、梅香、雪花中，寻找到最初的流年。

过年了，惊鸿一瞥的烟花，或者舌尖勾起的味蕾，甚至眼前一缕温柔的霞光，都会穿透时光的年轮，把身心牵绊在过去年里，回到从前，仿佛藕花深处晚回舟，不知归路。宛如王阳明心学所说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

清晨，唤醒心中那一盏灯

从前，我还是个少年。过年的院子是砖瓦房，周围炊烟升起，都是左邻右舍。除夕的清晨要早起，睁开眼的那一刻，似乎就被赋予了吉祥如意，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小心翼翼，仿佛刻意而为的恭敬。叠好被子，三四个摞在一起，披上一块画着喜鹊的布，然后下地洗漱。炉子里的炭火燃烧着，泛着水壶上腾腾的白气，炉面上微烤着黄灿灿的油饼，一旁放着装满开水的两个搪瓷缸子。清洗明日眼前的干净的，推开堂屋的木门，院子里清冷的空气迎着柔和的晨光，那东边的远方，正在升起一股强大的温暖，应该叫作祝福。院子里打扫过的尘埃悄然落定，灶房已经散发着年的味道。那是从一笼白面馍馍开始，小麦的清香包裹着团圆的滋味，尔后，五香大料夹杂着食材的芬芳，伴随着灶房浓密的烟雾夺窗而出。返回到堂屋，一家人各自忙碌着，淘洗豆芽菜的，烧水的，裁纸熬浆糊的……总之，一场盛大的仪式感拉开了帷幕，心中那一盏灯，也被唤醒，像一颗小星星，开始布置整个星空。

灯是有灵魂的

堂屋内是温暖的，与屋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对着门扇的桌子前方，挂着各路神仙的画像，下边是两瓶塑料花和一个年代感的台式钟表。屋内靠南的方向，摆着炉子和一个咖啡色玻璃茶几。在这块地方，进行着除夕最神圣的一件事，纯洁而又干净。拿出一卷白纸，铺开来，用钱币的样式印在纸上，然后整齐裁剪，一沓大小一致的白纸就变成了寄托遥远相思的凭证。这是要在上坟的时候带去烧了的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市面上各种花样的冥币甚至追逐着时代的品质层出不穷，但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太过耀眼，没有白色的纸来得清明干净，更具一种素雅的思念。我始终认为，成品的东西缺乏仪式感中的灵魂，渗不透心底的那份情感。当手中的剪刀搭在洁白的纸上那一刻起，胸怀里不经意的缅怀便愈演愈浓，我想，那会激起天地之间的共鸣，抵达远方另一个国度。

心灯，就意味着燃烧的东西不同。蜂蜜和油可以为灯，柴油煤油可以为灯，但是，灵魂是有差距的。心灯指引的路，必将通往春暖花开。

春联是除夕少不了的标志。街头巷尾卖春联的络绎不绝，可是，我心中最美的画面却依然停留在小时候。还是堂屋那个咖啡色的玻璃茶几上，简单的红色纸

张首先被裁剪成长长的一条又一条，然后按照需要贴春联的几个门廊高低和宽窄，进一步细化。手指轻轻压过去折叠的印痕，指尖就留下了殷红，对应着清晨干净的双手，流露着一股轻轻浅浅的喜庆。写春联时，毛笔蘸满了墨汁，那黑色的字体龙飞凤舞，在红色的纸面上，仿佛在跳安塞腰鼓，又仿佛古典传统文化的精神刻在脑海，刹那间，唐诗宋词美好的祝词都涌出了心头，还有一些美好的形象，比如青竹、红梅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……

神圣的美都是有灵魂的，芯中有心的灯，才能点燃情怀。

美食是灯下幸福的暖意

曾几何时，我们过春节已经不再为了舌尖的满足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心中的美食已经退出了幸福的舞台。然而，一如不变的乡愁，有的滋味，在心灯的辉映下，别有一番幸福的暖意。

北方的除夕，大部分家里是要打搅团的。小时候的光景就是在搅团汤中身临其境，灶房的灶台上，一口大大的铁锅，偏处还有一个小铁锅。大铁锅里蒸着荞面，小钢锅里炖着豆芽汤。面蒸差不多的时候，就要用粗大的擀面杖去搅，直到光滑而不粘锅的时候，就可以出锅盛碗了。青花白边的瓷碗，舀一大块，再用铁勺压一个圆圆的窝，倒上蒜泥辣椒油调和的汁，美在不言中。吃完以后再喝一碗豆芽汤，真是回味无穷。搅团，精髓在于搅字，五谷杂粮在一个锅里水乳交融，搅出一团和气，搅出永远的圆满幸福。

上坟回来要吃拉魂面，也就是长面。除夕与灵魂的事，不能太过深究，但我总认为，人心中有敬畏，有美好的祝愿就是好的。除夕的长面，我给它一个简单而诗意的定义：花常好，月常圆，人长寿。我想，面以长论，也就是一种长长久久温饱无忧的寓意。

除夕之夜的吃食太多，娓娓道来也是词穷。记忆深处的美食还要数熬了好久的肉骨头。曾经，那些熬煮的骨头，都是农家人自己养了一年的辛苦成果，是对自己一年的回馈，也是丰收的象征。灯火通明的除夕，夜空飘过的尽是祝福礼的余香，也是农家人自己的感谢与祈福。

胃饱了，也暖了，心灯就有了源泉，也就幸福了。

提灯，迎至亲

史铁生写过：“夏夜，满天星斗。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少了一颗星，而是说，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，给走夜



上世纪 90 年代全家福。

道儿的人照亮儿。”

除夕，天上漆黑一片没有一颗星，那是因为我们上坟跪拜，提着心灯，把属于我们的至亲迎回了家。

小时候上坟的路铺满了黄土，有时还有两边未消的残雪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崇尚那时候的上坟，一步一个脚印走着去，一家一群人，谈着三百六十里人生五味杂陈与点点滴滴，三四公里的上坟路，深藏着亲情间深度的交流。而如今，驱车直达坟前，一切都少了过程的仪式感。曾经，不懂坟院是什么，放眼望去，不过就是一个坟头和一堆黄土。渐渐地，明白了大地赋予的深情，坟院，应该就是那一方土地，在一群人心中与众不同的含义。跪在坟前，一堆白纸和香表点燃，像在心中呼唤着祖先，迎他们回家。火光中，眼前的坟并不陌生，里面埋着的人，也随着他们的故事仿佛从未离开。最上头的坟里埋着我的祖太太，她是走过清朝末年与民国的女性，被记载于民国县志与新中国县志的拾金不昧的人，得金元宝而走访还之，值得后辈永远尊敬与学习，坟里还有我的太爷，他去世的时候已经九十六岁高龄，他的一生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灵魂的净化。有时候，不忘忘记就是活着，被记住就是永生。

烧纸的火灭了，一堆灰烬，撒上了清冽的白酒，作揖，起身，然后又找到一个十字路口，跪拜烧纸，这是在迎接那些不知名或者无从得知具体的先人的仪式，希望大地有回音，所有的奉念都会传递到达。

返回那个院子，掸去一路上的灰尘，已经有些许的夜光，提着灯，挂在大门最高的地方，放一串响亮的鞭炮，上坟完毕，至亲已归。

灯火阑珊处，那个却在

光影交错，是绚烂而美丽的。小时候的色彩并不缤纷，城市的霓虹灯也似乎有些单调。然而，最忘不了的是花炮绽放的夺目与热烈的响声。甩炮、擦炮是童年快乐的玩耍，一点小小的光，微不足道的响动，就会换来开怀大笑与喜笑颜开的回忆。后来的年华，有了响尾蛇等豪华的花炮盛宴，但是，我依旧记得魔术弹的美。一根长长的花炮，三十响、四十响、五十响不等，点燃花炮引子，冒一股青烟，就会从花炮口弹出飞上七八米高的烟花球，然后炸成一朵花。魔术弹发出的烟花有绿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不等，像心头五光十色的梦，把梦想带到了天空。左邻右舍在这一夜也是无私的，每家的烟花不同，我看你的，你看我的，风景装饰了不同的梦，却美了所有人的内心。窗外那么美丽，却抵挡不住春晚对于人的吸引，那是艺术的魔术弹，让一家人聚拢在电视前，关注点都落在了相同的情节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月有阴晴圆缺，然而，相逢的时刻就要尽情相逢，要记住一帧又一帧的痕迹，如此，不论过去多少年，拿起来的回忆都会温暖自己和每一个回忆里的人，这也许就叫作朝花夕拾。

难忘今宵会如约唱起，烟花夺目的夜空也会慢慢恢复宁静，灯火阑珊处，堂屋呈放的祖先画像和香炉里的清香始终都在，灶房里神仙面前的供奉也终夜不断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大地并不会阻隔阴阳之间。

只要心中的一盏灯点燃着，那人就永远都在，那人、那些人、那些年、那些遥远、那些故事，一如月亮和梅花和冬雪，远方、岁月，从不蹉跎。

